

红豆馆主藏手抄曲本《开眼上路》考订

张 进

红豆馆主,本名爱新觉罗·溥侗,人称“侗五爷”,清光绪朝曾封二等镇国将军。精诗词,擅书法、绘画、篆刻,晓音律,尤钟情于昆曲、皮黄艺术,亦曾自组昆曲社。他是晚清、民国间的文化名人,也是一位戏曲教育家、活动家。

2012年,北京市戏曲研究所(现属北京市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将其旧存红豆馆主所藏曲谱抄本乐谱遗存件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书名为《红豆馆拍正词曲遗存》。从书中所收曲谱来看,其中有不少珍贵资料,“散曲中有红豆馆主一九三三年在南京得晤老友冒广生时亲自填词谱曲的酬答之作〔水调歌头〕并有亲笔序文,亦十分可贵。至于未完成品亦有文献价值:如《寄子》虽有词无谱,但词中含有今舞台已不见的〔催拍〕第二支和〔一撮棹〕一支”^①。这批珍贵文献能够影印出版,无疑是曲学研究者的第一大幸事。

据抄本中的批语及印章来看,这批曲谱不少是经红豆馆主审订过的,甚至还有一些为红豆馆主亲笔手抄。然经笔者研究,书中第二部分“舞台演出标注身段全出词曲谱”中的《开眼上路》曲本,并未经由红豆馆主“拍正”,而是由红豆馆主收藏的别有来历的一册。

抄本《开眼上路》,开本窄长,封面仅题署“开眼上路”四字,无其他说明文字;抄录用纸没有框格;以行楷抄写,有工尺谱,带演出科介动作,有红笔断句;正文首页有“儿女心肠英雄肝胆”、“红豆馆”两印。笔者疑其并非经红豆馆拍正之词曲抄本,理由如下:

首先,用纸有异。经红豆馆主拍正的词曲谱大都抄写在红豆馆主的专用笺纸上(纸上印有“红豆馆拍正词曲”或“红豆馆拍正词曲用笺”之类字样),这种专用笺纸上的框格,一望即知专为抄谱而备,个别钞本虽未用红豆馆主的专用笺纸,亦使用一些有框格或特殊纹路的纸,可见,红豆馆主对抄录曲谱的用纸是比较讲究的。而《开眼上路》使用的纸张则没有任何标记。全部抄本中,较为随意地使用没有任何标记的纸张,独此一份。

其次,字体不同。凡红豆馆主拍正词曲,抄写的字迹均属较为工整的楷书,

^①《红豆馆拍正词曲遗存》“出版说明”,商务印书馆,2012年。

而《开眼上路》的抄写则较为潦草,笔迹近似行楷。这种比较随性的抄写态度,明显不同于红豆馆主拍正曲谱认真细致的做法。

再次,内容不同。《开眼上路》除抄录曲词、曲谱、念白外,还录有主要角色的身段、演员站位等一些提示,这在此批抄本中亦属独有。所以它大约是给担任主要角色的演员学戏使用的脚本。

另外,这批藏本中有不少册上钤有“红豆馆手钞”、“红豆馆主手钞”、“红豆馆主手钞词曲”印章,毋庸置疑,这些抄本即使不是出自红豆馆主本人之手,也当是经红豆馆主审订之后所抄,确为红豆馆“出品”。而《开眼上路》所用二章,“儿女心肠英雄肝胆”为闲章,尚不知是否属于红豆馆主;另一章只有“红豆馆”三字,只能说明此册曾为红豆馆的藏本。

总之,一看到抄本《开眼上路》的内容样貌,其实毋需多做比较,已能使人产生很大疑惑。但是影印虽然是最能够体现文献原貌的出版方式,然而原件的实际尺寸、纸张颜色、质感等信息则会在影印过程中发生变化乃至消失,若非亲见原本,很可能会忽视一些很重要的细节。

笔者有幸,得以一睹这批抄本原貌。细辨原本,得出两个结论:一,《开眼上路》确实不同于其他红豆馆拍正曲谱;二,它很可能出自清宫内廷。理由如下:

其一,从外观上来看,虽然这批抄本的成品尺寸并不十分一致,但主要因其所用笺纸不同,大小略有差别,宽度都在19-21cm之间,长度约在26.5-29cm之间。而《开眼上路》的成本尺寸则为13.5cm×25cm,明显要比其他抄本细窄得多。2006年至2011年间,我参与编辑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一书时,曾多次接触过清宫升平署档案,升平署档案的开本尺寸总体来说没有“红豆馆主拍正词曲谱”这么规整,宽窄大小参差不齐,但也有主要的几种尺寸类型,宽度12-14cm、长度22-25cm正是其中常见的尺寸。

其二,《开眼上路》的用纸和装订也与红豆馆拍正词曲谱不同,而和升平署曲本较为类似。红豆馆拍正词曲谱所用的纸张明显较为细腻,纸上杂质较少,纸色也略浅,凡保存较完好的基本都是传统线装。唯《开眼上路》与众不同,纸质较粗糙,且并非线装,而是使用纸捻装订。这正与笔者所见到的大多数升平署曲本的用纸和装订方式一致。因为升平署档案大多都只是供给宫中演戏人或是存档之用,故用纸、装帧较为粗糙是可以想象的。

其三,上文提到《开眼上路》用行楷抄写,与红豆馆拍正词曲谱其他各册抄写使用正楷有着明显的差别。而清代内廷曲本有的是给帝王看戏时准备的净本,往往抄写工整,字迹漂亮;而更多的则为排戏或存档用,在抄写上大概没什么要求,再加上清宫档案房的写字人水平不一,各种字形、字体都可见到。并且,有的内廷曲本因为是作排戏之用,所以唱腔、对白、身段等也都会详细注明。由此,前面曾经对该册抄写的字体、内容产生的疑惑都好解释了。

此外,在《开眼上路》的封底上有一个似为“褻”字的字迹。而在笔者见过的升平署曲本的封底上,也曾出现过这个字形。本人学识浅薄,不知道这个

“褒”字所指何意,但在升平署曲本和《开眼上路》上出现同一字迹,应当不是巧合。

综上所述,《开眼上路》极有可能是从清宫流散出来的曲本,而为清宗室出身的红豆馆主所收藏。虽然此本曲谱不是红豆馆主“拍正”的,但作为清宫曲本档案,同样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昆曲是集文学、音乐、舞蹈、武术等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开眼上路》不仅保留了文字、曲谱,还有主要角色的表演身段、站场位置,这尤为难得。在没有摄像机的年代,这些具体表演方法的记录相当于文字的“录像”,将当时的舞台表演,如实记录下来。再者,宫廷戏曲与民间戏曲虽然一直有着较多的交流和沟通,但二者仍然有着差异,宫廷戏曲有其鲜明的特色和风格,加之宫廷的封闭性和神秘性,其戏曲活动往往不为外界所知。从目前已公布的升平署曲本来看,这种带有身段提示的本子数量也并不多。由此看来,该本《开眼上路》为研究者提供了当时宫廷舞台表演实况的某些细节,更是极为可贵。

作者工作单位:中华书局